

回音壁奇事

肖复兴

我笑着答道:“可不是怎么的!如今,兴旅游,您没看见天坛里到处都是打着小旗儿的旅游团?”

他也笑了:“可不是!都是兜里有俩闲钱‘烧’的!”我们边走边聊起来。

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:他说自己读初一的时候,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同学,但始终不好意思开口,也不知怎么说才好,生怕人家撇了他,弄不好再告诉老师,更坏了菜,就那么憋着。学校组织到天坛春游,到了回音壁,好多同学对着墙说着悄悄话,听见的和听不见的,对方都会哈哈大笑,说的人也哈哈地笑。

“那天,我也是邪性了,等同学们都散去了,跑出了回音壁,我一个人贴在墙上,对着空荡荡的回音壁,轻轻地说了句话。其实,也没说别的,只是傻里傻气地叫着那个女同学的名字,说了声‘你好!’我是鼓足了勇气

说给她听的,当然希望她能听到。但是,回音壁四周没有一个人,她怎么能听到?我转身正要走,突然从回音壁的墙缝儿里传来一个声音,隐隐约约的,居然是我刚才说的话的声音——叫着那个女同学的名字,‘你好!’又重复了一遍。我站在那儿愣住了,觉得非常奇怪,不知道怎么会传来我自己的声音?是回声吗?我满腹狐疑,转身要走的时候,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回音壁里又传来一个声音,是个女生的声音,叫了声我的名字,也说了声‘你好!’”

我也感到奇怪,不相信,问道:“真的?假的?”

“真的!千真万确是真事!”

“那是您一时的幻觉吧?”

“怎么会呢?绝对真真的!”

一天天长大的。

过后,每当和母亲起了争执,我就会想起那个温暖的夜,想起我是她心头的肉,便放下心结依了她。

从此,每当和父亲有了不快,我就会想起他宽大的肩膀,想起风吹雨淋背后总有个他,便撒个娇把他的心软化。

偶尔,我和弟弟吵架,就会想起儿时我俩一起摸鱼刨地瓜,便不再生气笑着抱抱他。

安德鲁斯夫妇身处自家田园之中,阳光宜人,安德鲁斯太太坐在铁椅上,穿着华丽的拖地裙,戴着黄帽子。她当时只有18岁,坐姿笔直,着装十分优雅,蓝色丝绸礼服裙上柔软的褶皱和精美的光泽都清晰可见。她显然因为有这样一件裙子而感到自豪,当时欧洲上层社会特别钟爱中国丝绸,尤其是因为蓝色染料的稀缺与珍贵,一般只有上层人士才能穿上蓝色丝绸衣物。她坐在一张洛可可长椅上,鲸骨裙给了她微妙的平衡。

安德鲁斯先生浑身上下一副乡绅装束,戴着黑色三角帽,双腿交叉,随意地斜靠在长椅上。他右手插兜,腋下还夹着一支枪以表明乡绅身份,因为当时打猎是有钱地主的特权。一只狗跟随着他身旁,正抬头往上看,以此来隐喻夫妇俩之间的忠诚。

作为拥有田产的上流社会的一员,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安

德鲁斯先生,画这幅肖像画时大约22岁光景,他已掌管着家里的全部财产:祖先传下来的土地、猎狗,还有他的妻子。他显然对生活心满意足,直视的眼神坦然面对艺术家以及观众。

他们身后是一棵粗壮的橡树,四周是他们大片的私有地。画面右侧是丰收的金色麦田,顺着麦田向后望去,可以看见用篱笆隔成的羊圈中群羊在悠闲吃草。远处还有稠密的青黄相间的橡树林,也有零星地散布在田野上的橡树,天空中布满一朵朵的云霞,肥沃土地的柔顺曲线与壮观的云彩相遇。透过远方的树丛还能隐约看到萨德伯里的万圣教堂,1748年11月,这对夫妇的婚礼就在那里举行,这幅画就像是安德鲁斯夫妇的结婚照,同时也显示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。

精细描绘的谷物、波涛汹涌的云海、柔和丰富的色

彩以及模糊处理的轮廓线,让这幅画有一种抒情诗般的魅力和淡淡的忧伤,隐藏着庚斯博罗对家乡萨福克郡乡村的热爱,也表现了安德鲁斯先生与土地的紧密联系。因为英国人的身份感大都源自土地,由于对乡土的依恋,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尊重,进而又发展成英国风景画的基调。

庚斯博罗虽然以肖像画家的身份扬名上流阶层,但他更喜欢风景画,他说:“画肖像是为了赚钱,而画风景画则纯粹是爱好。”他的风景画充满诗意、典雅之美,他本人也是英国早期风景画的重要画家及贡献者。《安德鲁斯和他的妻子》激发了人们对艺术和风景的浪漫情怀,也成为英国上层社会理想和幸福的象征。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看,趁机教育了他几句。孩子很难过,躲进房间哭了一会儿。我既没去安慰他,也没再批评他,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——这次,是别人给他上了一课。

自家父母批评孩子时,孩子常不服管教甚至顶撞。若放任错误行为,孩子可能养成不良习惯,进入社会后难免遭遇挫折。这种情况下,或许可先由其他人适当引导,帮助孩子认识问题。

网络常说,中年人既要成为替子女遮风挡雨的父母,又要成为父母依靠的孩子,还要成为事业上的中坚力量……却唯独不能成为自己。

这种观点确实反映了中年阶段的某些现实困境——需要承担多重责任,承受委屈,甚至不得不暂时搁置个人追求。然而,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,却过于绝对。实际上,承担责任与扮演好社会角色,并不必然与“成为自己”相矛盾,二者完全可以兼顾。

更值得思考的是,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成为更好的自己,才能更出色地履行父母、子女和职场人的角色。个人成长与责任担当之间,往往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,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。因此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放弃自我,而在于如何在这些角色之间找到平衡点。当这种平衡达成时,不仅能获得内心的满足感,也能让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稳固。

孩子迷恋手机上网,影响学习,令家长伤透了脑筋,想尽各种办法干预。可是,干预孩子的同时,许多家长也手不离机,眼不离屏,打游戏,刷视频,购物,聊天,交友……玩得昏天黑地,如痴如狂。

互联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,它让世界近在咫尺,手指一点,包罗万象,瞬息万变。它像一个聚宝盆,盛装着丰富的资源和宝藏;也像一个垃圾桶,藏污纳垢,乌七八糟;还像一个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“不可思议!”
“后来,我一个人又去了一趟天坛,在回音壁前,贴着墙,又轻轻地叫了声那个女同学的名字,说了一句‘你好!’然后,我站在那儿好半天,听了好久,耳朵都快贴进墙里面去了,再也没有听见自己的回声,也没有那个女同学叫我的名字,说‘你好’的声音。您说怪不怪?”

分别时,他对我说:“这个奇怪的事,我对好多人讲过,但没有一个人相信,都说我是瞎编的。您说这是怎么回事?”

说罢,他挥手一笑,如风而去。



不被理解的时候
我擅长一言不发

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“80后”的我,疤的记忆是如此刻骨铭心。那里有“泡子灯”、有自行车、有绿皮门,却留不下父亲母亲陪我的青春年华。

在大城市的家里,灯嵌在屋顶,光线可明可暗,不用担心会掉下来。自行车?小区里随处可见,但都是没有后座的共享单车。至于门,每家每户都是精装防盗型,连玻璃都见不到。

我真的不知道,如果没有了小伙伴,没有了小磕小碰,没有了两个轮子的工具,没有了生锈的辐条和跑气的车胎,没有了雨雪风霜……等孩子长大了,她还能记起些什么?

彩以及模糊处理的轮廓线,让这幅画有一种抒情诗般的魅力和淡淡的忧伤,隐藏着庚斯博罗对家乡萨福克郡乡村的热爱,也表现了安德鲁斯先生与土地的紧密联系。因为英国人的身份感大都源自土地,由于对乡土的依恋,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尊重,进而又发展成英国风景画的基调。

庚斯博罗虽然以肖像画家的身份扬名上流阶层,但他更喜欢风景画,他说:“画肖像是为了赚钱,而画风景画则纯粹是爱好。”他的风景画充满诗意、典雅之美,他本人也是英国早期风景画的重要画家及贡献者。《安德鲁斯和他的妻子》激发了人们对艺术和风景的浪漫情怀,也成为英国上层社会理想和幸福的象征。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给孩子上一课

夏生荷

某个周末的午后,孩子想打电话约同学出去玩。我提醒他:等会儿再打,中午大家都在休息。可孩子不听。我劝不动他,只好让他自己决定。

电话接通后,同学说下午有事不能一起玩。孩子失望地挂了电话。没想到两分钟后,爱人收到了同学妈妈发来的微信:“下次别让你家孩子中午打电话了,我要上夜班,中午需要午睡的。”爱人把微信给孩子

如何破解中年困局

徐悟理

网络常说,中年人既要成为替子女遮风挡雨的父母,又要成为父母依靠的孩子,还要成为事业上的中坚力量……却唯独不能成为自己。

这种观点确实反映了中年阶段的某些现实困境——需要承担多重责任,承受委屈,甚至不得不暂时搁置个人追求。然而,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,却过于绝对。实际上,承担责任与扮演好社会角色,并不必然与“成为自己”相矛盾,二者完全可以兼顾。

天使与魔鬼的指尖博弈

赵盛基

孩子迷恋手机上网,影响学习,令家长伤透了脑筋,想尽各种办法干预。可是,干预孩子的同时,许多家长也手不离机,眼不离屏,打游戏,刷视频,购物,聊天,交友……玩得昏天黑地,如痴如狂。

互联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,它让世界近在咫尺,手指一点,包罗万象,瞬息万变。它像一个聚宝盆,盛装着丰富的资源和宝藏;也像一个垃圾桶,藏污纳垢,乌七八糟;还像一个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看,趁机教育了他几句。孩子很难过,躲进房间哭了一会儿。我既没去安慰他,也没再批评他,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——这次,是别人给他上了一课。

自家父母批评孩子时,孩子常不服管教甚至顶撞。若放任错误行为,孩子可能养成不良习惯,进入社会后难免遭遇挫折。这种情况下,或许可先由其他人适当引导,帮助孩子认识问题。

网络常说,中年人既要成为替子女遮风挡雨的父母,又要成为父母依靠的孩子,还要成为事业上的中坚力量……却唯独不能成为自己。

这种观点确实反映了中年阶段的某些现实困境——需要承担多重责任,承受委屈,甚至不得不暂时搁置个人追求。然而,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,却过于绝对。实际上,承担责任与扮演好社会角色,并不必然与“成为自己”相矛盾,二者完全可以兼顾。

更值得思考的是,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成为更好的自己,才能更出色地履行父母、子女和职场人的角色。个人成长与责任担当之间,往往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,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。因此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放弃自我,而在于如何在这些角色之间找到平衡点。当这种平衡达成时,不仅能获得内心的满足感,也能让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稳固。

孩子迷恋手机上网,影响学习,令家长伤透了脑筋,想尽各种办法干预。可是,干预孩子的同时,许多家长也手不离机,眼不离屏,打游戏,刷视频,购物,聊天,交友……玩得昏天黑地,如痴如狂。

互联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,它让世界近在咫尺,手指一点,包罗万象,瞬息万变。它像一个聚宝盆,盛装着丰富的资源和宝藏;也像一个垃圾桶,藏污纳垢,乌七八糟;还像一个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“桂花开了,香!”我还有些不信。早上,我似乎并未闻到。傍晚下班,刚走到户外便被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包围了:“哇,好香啊!”接下来的几天,我发现满院、满巷、满城都是桂花的香气。我走在路上,香气涌入鼻腔;我坐在车里,香气从窗缝渗入;我睡在床上,香气在

我们的田野

李木心

托马斯·庚斯博罗是18世纪洛可可艺术时期英国最伟大的肖像画大师。庚斯博罗1727年生于萨福克郡,176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首批成员,1774年起定居伦敦。肖像画在当时是英国画家唯一的稳定收入来源,庚斯博罗本来擅长画风景画,但随后却成为英国上流社会最钟爱的肖像画家。为了

满足艺术市场和赞助人的需要,他把肖像画和风景画完美融为一体,在风景画中画肖像,在肖像画加上美丽的风景。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的《罗伯特·安德鲁斯和他的妻子》是他为安德鲁斯夫妇创作的肖像画,肖像与自然风景在画中完美结合。

安德鲁斯先生浑身上下一副乡绅装束,戴着黑色三角帽,双腿交叉,随意地斜靠在长椅上。他右手插兜,腋下还夹着一支枪以表明乡绅身份,因为当时打猎是有钱地主的特权。一只狗跟随着他身旁,正抬头往上看,以此来隐喻夫妇俩之间的忠诚。

作为拥有田产的上流社会的一员,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安

星期文库

“因为爱情”之六